

者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者不自貴
高榮名於世也去彼者去彼自見自貴也
取此者取此自知自愛也○何氏曰聖人
自知則是非美惡不敢昧而自見則自足
之心生矣自愛則安危去就不敢輕而自
責則自驕之氣動矣此乃畏不畏之所以
分一彼一此何去何取可不知所擇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肝 江 允 大有 集

器四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敵則殺勇於不敵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林氏曰勇於敵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
事而懼是勇於不敵也活者可以自全也
敢者之害不敵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
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敵者非恃人惡之天
亦惡之也而世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
知其故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道為
難能也○何氏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過其敵此勇於敵則殺之戒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此勇於不敵則活之道也
為此說者言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也然此
二者或利或害為善得言故多其幸而罹
於凶者有矣為惡未始不及於凶其幸免
者亦時有焉由前之說吉凶之於善惡猶
影響也由後之說禍福之來似不在我常
人之慮遂以天道好惡有不可知其故有

不可知其事有不可信者聖人畏天命修
身以俟曾不敢以常人之見而輕用其心
也惟知天之不假易而其難其慎又豈無
其故哉○李氏曰接上章氏不畏成言世
人不畏公法敢以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
不敵終身無害勇於敵血氣之勇也勇於
不敵者義理之勇也天之所惡造化不容
也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知
者不敢輕示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
來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林氏曰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而是
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
也○何氏曰天雖剛德猶不于時此不爭
也而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乃勝之善者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感必有應應復為
感乃應若不召而自來如日月寒暑之往
來天高日鑿於陟降誰其召之緘然而善
謀古韻緘緩也寬也於義為長如作默然
則與不言之意重如作坦然則與不爭之

意復天道雖似悠緩而其巧於報應尤甚於人之機謀則似有神其於者繚然寬緩如書云須臾之意故天網恢恢乎有容雖不密亦不漏也○河上公曰繹寬也天之網羅恢恢甚大雖曰疎遠而察人之善惡無有所失○董氏曰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之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教

林氏曰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常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者者吾執而刑之則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執教今奇者未嘗不殺而民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吳氏曰奇不正也使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者為惡之人吾得以執而殺之則人人知

畏執教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惧上之人奈何欲以死惧之而輕易殺人乎○河上公曰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民而先刑罰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林氏曰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容無心可也○吳氏曰不以殺人惧其民則為惡之人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能殺人惟大匠能斲木人而欲代天殺人猶非匠而欲代匠斲木也代匠者其手必多有傷以譬代殺者其身必有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氏曰

夫刑威雖一人之權而非一己之所得私常有司其刑殺者人主政不欲以己代之孰為司殺之司上有司於冥冥之中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下有司於昭昭之中者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也人主

中持其柄折民惟刑有不得已者則奉天憲付有司以示平民之治曰百姓自有罪爾自有罪予一人何心焉殺人者天也士也非我也人誰得而怨其上者此而不行乃拂天之理倚官之刑認作威為己事是猶大匠宜斲彼袖手傍觀而吾血指汗顏以代之豈不傷哉人主以天人之心為心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殺有君如此則天下遷善遠罪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導迎和氣之大者此聖人言外之意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林氏曰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通用智術也上貪利則

民愈饑上好智則民愈難治。○吳氏曰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貧而饑矣上有為而以智術御其下則下以奸詐欺其上而難治也。○呂氏曰民者國之本也八政以食為先食之為論以鄙而司農以為大計其如此用在於民稍失其宜為害亦大聖人授之田勸督百官使不違其時征輸有制使不傷其力疏為九一之法定為什一之賦務從其輕耳倘或違民之時奪民之力以非常之求供無厭之欲民因其稅斂之重爾爾疲瘵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盜賊貧窮變詐百出姦生於國人莫之知矣身以氣為民氣足則神全今言其饑是氣之不滿也是其不能忘言寒慙故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古之民安居樂俗耕而足食織而足衣孰云難治乎若上以有為有欲有事網密令苛政煩信弛故擾其民而民不勝其擾故難治也譬之已也氣之難清而易濁息之易養而難

柔況有為而擾之乎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林氏曰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不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

欲其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

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

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

求生之厚者也貴猶勝也。○吳氏曰輕易

也生生之厚謂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

也貴生謂重其生即生生之厚者也求生

之心重而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

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

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重於其

心以貴生而反易死者也。○何氏曰夫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所謂與造物者為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彿乎塵垢

之外道造乎無為之業則不以物傷生此

乃過於賢厚其生天下亦賴以全其生豈

不美哉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呂氏曰夫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

身之主道存則神存神存則氣存故人之

生也舍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旺

萬炁朝元流通不息故其柔弱可知也及

其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

逝百體堅強矣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堅強嘗論之萬物草木之生也天地

之炁流行乎其內陰陽之炁潤澤乎其外

春氣一動膏雨棉沾葉葉鮮妍秀發

風霜繞扇殺氣相仍枯槁變更柯條凋謝

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無識者以氣聚

散為枯榮故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吳氏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

活動可以屈伸死則肌膚冷硬而強直而

不能屈伸也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枝

莖枯槁堅硬也。○林氏曰柔弱堅強皆借

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呂氏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

陽悉生之根也柔弱滋潤物之芽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今夫堅強不能養和也與物為敵豈免傷乎柔弱若不夫中也與物同波故能全其生也

○何氏曰天下之柔弱者道也氣也所以能貫天地而包萬物故人物與生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存焉與死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去之○林氏曰徒類也○吳氏曰上文

言人與草木之形體生則柔死則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曰兵凶險之器鬪爭之具也所觸之

境與敵對者也恃其強而輕其敵非義也不義而輕於用事豈勝乎故曰兵強則不勝木之小也柔且弱及其強則合拱矣木猶如此況於人手况於國乎故曰木強則

拱強大者勇敢之士柔弱者君子之道推以力者強大為勝推以德者柔弱為勝故

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有常敗之道曰剛蓋世之人任力不任德忘本而逐末違者以道觀之則柔弱勝剛強此理之必然者也○何氏曰齒剛則折舌柔而存理也共

如木莫拱之拱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兵強則反不勝何也以其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國者故曰驕兵兵驕者滅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非但以木為喻而以柔道理天下乃君上之道如妄自尊大不過井蛙之見耳為人上者不可不鑒

哉非但道家以卑弱自持也○林氏曰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則堅強至於拱把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吳氏曰共兩手所圍

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遺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呂氏曰天法于道與道同功無為而成不言而化曰時資之以行百物待之以生未嘗差忒而不失公平正直之理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

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故弓可裨而矢可行也人君道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施之張之調之練之百發百中以準的為道虧盈益謙樞物平施相為

表裏與夫天道均其用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李氏曰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董氏曰天道無私皆當適中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呂氏曰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卑者人道也。天道化者天道宰禮法者人道蓋天地有餘則損不足則與非有心者所能得遠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感而遂通默而行之者也。人則不然性失中而情不一好高惡下奉有棄無不能同。天道損益去道遠矣。○林氏曰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呂氏曰且夫其有餘者不可不損其不足者不可不補也。故有道者不獨親其親不獨于其子以天下之子而為子其待人也如此之重其待己也不輕矣。非聖賢之心其孰能為是也。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林氏曰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李氏曰惟有道者

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補不足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致見賢

呂氏曰聖人圓通為智因物為心蓋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自伐之心施為而不矜恃其美無自滿之志功成事遂而不居其不欲人知其賢德也。若昭昭于世則是自賢豈有道之士乎。○林氏曰聖人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必至損之而又損也。○吳氏曰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其有餘者也不自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自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也

呂氏曰天下之物不同而柔弱之極者莫過乎水而已。平山澤穿金石通滯礙攻堅

強善利萬物善入萬物任人壅決隨器方圓化而為氣為雲雨為霜雪故天一生水源泉混混浩浩蕩蕩雖千曲萬折未始失其為水者是得夫沖一之妙者然施之於物能強能弱能剛能柔故能勝物幾於道

不可以易一身柔弱莫過於華池靈液至人斡旋運轉無乎不至或漱咽以溉五臟或搬運而達三關至於透尾閭過夾脊所流直上而補於腦非神水其可以易哉。○何氏曰東西可決而流天下至柔弱者莫如水而穿太山之石決千金之堤攻堅強者亦莫如水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林氏曰水之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呂氏曰水之滅火陰之制陽古柔齒剛古存齒亡天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天之道不與物爭故勝物世之人常欲勝物故鮮有勝者。蓋知而莫能行之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有知而能行之者決能得志於天下也○何氏曰列子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未之知黃石公授子房亦惟柔勝剛弱勝強兩言耳此易知而未知且雖有知者而莫能行惟聖人能知能行耳○林氏曰弱勝強柔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李氏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人皆知而莫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呂氏曰聖人之德同於天地天地至大洪纖巨細好惡皆在其中聖人至尊賢為貴賤皆任資之又能忍垢藏蓄荼毒包荒以輔仁義柔弱善勝之道則民仰其德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聖人謙讓柔順法天之行兵交水火疾厄旱蝗皆劫運之所至是天之或有警策于人也惟其

不移罪於人而移罪於己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亦可為天下之王矣故曰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世俗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惡聖君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樂樂其樂也未必不為福惡其惡也未必不為禍正言

若與俗相反蓋世俗掩己之惡揚人之惡聖人認己之惡而掩人之惡所以此日馳非至正者故曰正言若反○何氏曰私寡不毅王公所稱皆是柔勝剛之意此天下之正理而世人不知不行聞聖人有柔勝剛之言似乎相反而實正論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林氏曰息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太怨於我而必欲與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呂氏怨讎已深仇隙已甚卒未易以口舌和也縱然非其所

而是其所非報之以德直之以義豈能終無憾乎不若兩忘其和而化之以道則怨者不待和而和矣碧虛子言知有怨而和之不若無怨而不和若以刑政和報怨惡安可以為善乎○李氏曰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恩怨兩忘則民自然感德契之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林氏曰左契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之也○呂氏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是以聖人以人道而合天道以人心而合天心故執之于左為契合之于右為信不責於人亦應于天在此無數在彼無惡上下相親無責於怨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吳氏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謂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

100 4000

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左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左契。是知左為受責之所。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氏曰。有德者。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道無親。而此等之人。天必祐之。故曰。常與善人。○何氏曰。契為要約也。書契合同之類。有德則得道多助。如契在我。不求而自合。無德則失道寡助。雖強求通徹於人。誰應之。莊子好通物者。非聖人此也。夫苟有道德。豈惟人與之。而天固與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行善者。我不知行惡者。我不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此也。○李氏曰。契者。信約也。徹通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無德之人。司其明徹。只知通為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夫安可為善司契者。存誠信。

與民心契也。○呂氏曰。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蓋天之道。未嘗分別。取與為善。則善氣生。為惡。則惡氣生。自然相應也。若乃上善之人。自然符合。惟善是與。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太古之風也。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林氏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逸。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不為惡。而各安其居也。○何氏曰。小國寡民。非不可於廣土眾民也。以道用國。即小以明大耳。什伯人之器。按西漢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備頗師古注。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

為什物。猶今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也。十人為什。伯人為伯。可以數計。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無往來免儲備者。徭役事無事之意。國於天地。無小無大。無為則治。有為則難。民卒流亡。始輕其生。今既樂生。則無復轉道塗者。孰使之與。○吳氏曰。十人為什。伯人為伯。什伯之器。謂重大之器。眾人所共者。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也。不遠徙者。生於此。則死於此。而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以國大民眾。而難治。故謙退而言。若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則當使民無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林氏曰。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

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歸於素朴也甘食
美衣安居樂俗鄰國相近雞犬之聲雖相
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求也○
何氏曰舟車以通其欲今民少欲又何所
乘甲兵以用於爭今民無爭又何所陳結

繩未有書契以前事自今復用及古之淳
又孰使之與甘食美服耕而食織而衣不
饑不寒也安居樂俗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自得自適也鄰國相望雞鳴犬吠相聞而
莫往莫來無求於世以老以死以淳風之

盛皆由上古之人有道以使然爾○具氏
曰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舟車甲兵

皆非一人所可獨用也所謂什伯之器也
無所乘之無所陳之謂不用也無所行往

則無用乎舟車無所爭競則無用乎甲兵
民淳事簡則雖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

書契以代結繩而亦不可用不但不用什
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

服為美允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謂重死
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

為樂而樂之謂不遠徙也重其死者惟老
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
土則雖有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其雞犬
之聲耳可以相聞雖如此至近而亦不相
徙至不但不徙於遠而已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

呂氏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
淡而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

言甘而滋益能悅於人其猶醴也醴甘則
易絕不信者以華為虛也故曰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辯
守素朴也辯於口者貴其能說滯於是非

未必能知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其道者明於理而達其根本得其要而已

矣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何必博乎博者
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

已矣不知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林氏曰真實之言則無華未

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言隱於榮
華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
李氏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
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泊虛妄之言華
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
之由也故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不博
廣博者明見於外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

呂氏曰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聖人之所謂不積者演道德以為人人受
其益而聖德愈彰如鑑之明未嘗少瘳分

浮財以與貧貧受其賜而浮財愈有若井
之泉清徹不竭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子

列子以財惠人謂之賢人以德分人謂之
聖人皆無積之謂也有積也故不足無盡

也故有餘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何氏曰聖人不積

何也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聖
人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故曰以有積也

何也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聖
人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故曰以有積也

013 A 0 1-2

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所以既以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或分人以德或分人以財示人以信與人為善積而能散博而能化莫非天下為公之意○林氏曰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人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氏曰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謂之有利而無害春夏故生之育之秋冬故成之熟之以其至公無私每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之利而不與人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不言而善應常應之以實而不以文聖人體之以為和法之以為用施而為之明於天通於聖所謂六通四闢為萬物之宗而不爭也○何氏曰善利萬物而不害者天之道善為萬事而不爭者聖人之道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太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體乾聖人備道

全美博施濟眾大有為而靡有爭一乾元之妙用也老子末章先去言中及人後同天聖人功用至此豈不大備哉知易則知老○林氏曰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

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繞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李氏曰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為而不爭只這不爭二字為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之本得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器五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智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俯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兢庶幾無微不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責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自正伏惟皇帝陛下體至道為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克于戈戰而亦不復用無為無事雖休勿休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踞前伴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為四卷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